



热岛

林嘉陌·作品

最火热的娱乐圈，无人碰触的潜规则，
真爱仍在这里流淌。
最艰难的抉择，痛苦中的蜕变，
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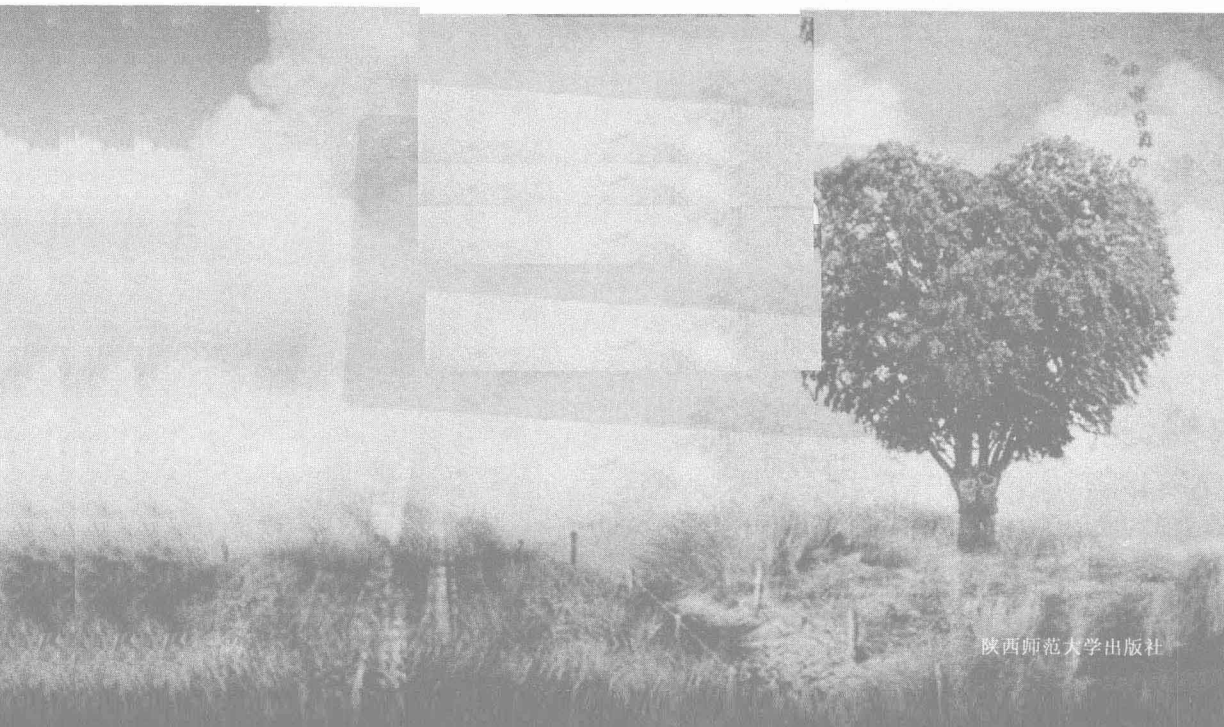
..... H e a t i s l a n d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热岛

林嘉陌·作品

..... H e a t i s l a n d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岛/林嘉陌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11

ISBN 978-7-5613-4534-4

I.热... II.林...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8317 号

图书代号:SK8N1024

责任编辑: 周 宏

版型设计: 刘晓娟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安市陕西师大 120 信箱)

邮 编: 710062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4534-4

定 价: 26.80 元

注: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目 录°

219	177	127	91	42	1
第六章 年华无梦	第五章 靠近你，温暖我	第四章 等我抽完这支烟	第三章 爱情只是古老传说	第二章 看双生花开	第一章 在你与我之间

在你与我之间



飞机猛烈着陆，伴随而来的也是我回到旧地的安心。漂泊的留学生活从此结束，那些带着梦幻色彩的传说也在痛苦的现实里结束。我如释重负。人总是在经历了一个过程之后蜕变，而其中的痛苦也会随之慢慢淡化，甚至消失在时光里，就像爱和恨……

刚从关口一出来就看见了来接我的澄新。我故意把帽沿压低，他四处张望，夸张的墨镜更是引人注目。我小心翼翼地绕到他身后，突然从背后抱住他。

澄新一惊，全身紧缩。

“嘿嘿，猥琐男。”我抱着他不放，尖着声音说。

“死丫头，我叫非礼了啊。”他听出我的声音，放松下来，口气里充满了欣喜。

“叫啊，我不怕。最好有记者来拍，明天上头条，我也当一回名人玩玩。”

他挣脱我的禁锢，拉着我快步穿过大厅，穿过人群，坐电梯下到一层，钻进他的跑车。进到车里他也舍不得把那夸张的墨镜取下来。

“阿喜，你行李呢？”关上车门他才问我。

“你白痴呐，刚才不是你拉着我跑的，现在才想起来问我。”

“你这也赖我，多大的人了？”澄新一脸的愤怒衬在茶色镜片之下，显得格外可爱。

“你回去帮我取吧。”我继续逗他，那种开心是真实的，溢于言表的。

他一口气提不上来：“你——”

“好啦，好啦……我行李都寄回家去了，什么也没带来。”

“唉！”他无奈地拧一下我的脸颊，“我遇着你就上火。”

每次遇见澄新我就特能和他抬杠，并且乐此不疲。这个人在别人眼里也许是个小愤青，是个少年作家，有点孤傲有点个性，可是在我面前，他永远都是那个和我一起失眠、一起研究电影、一起吃烧烤的蔡澄新。

澄新的车载着我在曾经熟悉的大街小巷穿行，两年没来北京，又建了些乱七八



糟的东西,我都快不识路了。

一边听着音响里放的陌生流行歌曲一边拿手机给西林他们发短信,告诉他们我已经回来。并且这次是真的回来,不会再离开。这种感觉特别窝心,多年的留学生活已经让我疲惫不堪。我身上的气息并非是风尘仆仆而是倦怠,深深的倦怠。

澄新在四环到五环之间买的房子,还算宽敞。就是房间乱得不像话。

我坐了十六个小时的飞机,实在累得不行,倒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只觉得仿佛澄新一直在接电话,吵吵嚷嚷的。不过我很快就没有意识了,睡到深处,一夜无梦。等醒来时已经是十八个小时之后。

早晨九点的北京,阳光明媚。澄新的电脑上弹出的MSN对话框重重叠叠。我翻过身子想找根烟抽。他的右手却抱着我,让我动弹不得。

再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惊醒。

我忽然不知道说点好,早晨醒来身边有个人,还真不习惯。

我推推澄新,有饥肠辘辘的感觉,他翻过身,喃喃地说:“让我再眯一会儿。我才睡三个钟头。”他眼睛眨巴眨巴,也不睁开,懒懒的味道透出来。我仔细看着他,总觉得大家并没有分开太多日子,他还是原来的样子,和我记忆里的一模一样。

胡思乱想一阵我叹口气准备自己先起来,结果忽然发现自己是脱了牛仔褲睡在他被窝里的,于是脱口就问:“你干嘛脱我裤子?”

“你那牛仔褲那么脏,就上我的床,那怎么行,当然给你脱了。”被我一问,他似乎清醒了些,理直气壮地回应我。

“就你这床单还干净,三个月没换过了吧!”我确实有些不好意思,牛仔褲的确算不上干净,但嘴上又不饶人。

澄新沉默了一下,又突然伸过手来抱住半个身子已经坐起的我,很轻地安慰道:“好啦,你不觉得穿那么硬的牛仔褲睡觉很不舒服吗,我给你脱了是想你休息得好一点,对不起啊。”

他突如其来的温柔,对我来说不知道是一针镇定剂还是一针兴奋剂。

已经好长时间没有男人对我这么温柔这么体贴了,一年半了吧,或者两年。我已经生疏了这种关怀,麻木的神经突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反应,怔怔地坐在那里。一瞬间只觉得胸口好闷,快喘不过气来,我弯下身子,死命的想吸一口气,眼泪一下子决堤上涌,大滴大滴落下来,打在手背上,被单上。而胸口还是闷得说不出话来,于是我只能放声大哭。

我几乎没有这么用力哭过,简直像是因为喊叫得太用力而把眼泪给挤出来了。两只手死死地抓着被子,再怎么用力哭还是觉得心疼,疼得死去活来。



“双喜！阿喜！你怎么了……”澄新用力抓着我的肩，又似乎不敢太用力，我还是说不出话来。

那种抽搐的疼痛湮没了一切，我仿佛要把心里所有的委屈、难过、痛苦、妒嫉全部哭出来一样，撕心裂肺。眼泪止也止不住地滚落下来，滑过脸颊。我的长发粘在面颊上。手里全是汗水，不停地颤抖。我很害怕现在的自己，完全失控。

“你镇定一点！姜宸静，你给我镇静一下！”澄新盖过我的哭声大吼道。

可是我仍然不能自己，他见我这样便紧紧搂着我，不停地说：“阿喜，没事的，没事的……”

好几分钟过去，我终于觉得缓过来了，可以呼吸说话了。他用被子角来擦拭我的眼泪，用手把我的头发一点一点地理好。他仍旧让我把全身的重量都压在他肩上，全身虚脱的我现在的确需要这样一个肩膀。伴随着我大口的喘气，他轻拍我的背。

“阿新……澄新，我……真的好难过……”

“我知道，我知道。”他又伏在我耳边跟我讲，“没事的，有我在。”

但是泪水还是以不可抑制的姿态缓缓从眼角涌出。他肩上全是我的汗水、泪水。

能放声哭出来的感觉真好。趴了一会，感觉自己没事了，我才抬起头来。澄新低着头看我，满眼温和的微笑，我顿时破涕而笑。

“双喜，你吓坏我了。”他的声音有些不稳。

“对不起，我也不知道怎么了。”

“嗯。”他点点头，也像是松了一口气。

我想澄新刚才一定是真着急了，要不也不会那么大声地对我吼叫，他的性情比我所见过的所有男人都要温和，像是天上的一层云，能把你整个儿包裹其中。他还抱着我，就像担心一放手我就死了一样。到头来，还是兄弟比男人靠得住。

“我想抽烟。”我提出无理要求。

他想也不想就把床头柜上的绿双喜递给我，然后又转身去找打火机和烟缸。我盘腿坐在床头，安安静静抽完一支烟。那种独自一个人，没有朋友、情人和事业的生活终于真正结束了。我彻底离开了那个不可理喻的孤岛，回到了自己的猪圈里。同类身上熟悉的气息，让我安心无比。这是一种由内至外的自由感观，传达着不可言喻的广博，让我觉得自己眼前一片开阔。

人有时候是很强悍的动物，但有时候也能轻易的被寂寞或者空虚打倒。

就像现在的我，靠在自己兄弟的肩头哭泣，心里一片空旷。

澄新也一句不问我究竟怎么了，他理解我，所以只字不提。那些羞于启齿的隐



秘感情和欲望,总是支配着人的情感。

我俩在家里磨蹭到快要天黑的时候才打电话约了一帮子貌似很熟的老朋友,决定去一个新开的鱼庄吃饭。他们说这顿算是给我接风,其实不过大家找个名目出来吃吃喝喝。

澄新开着他的小车,我们一路上聊着这些人这段日子的变化,很快就到了吃饭的地方。

还没下车就看见西林站在大厅门口接电话。标准的美人,穿简单的T恤牛仔裤也让人觉得惊艳。她可真是保养得好,这几年看起来年年如一日,什么变化也没有。澄新在车里也看见西林了,那两只眼睛直勾勾的就此不转了。

“别看了,喂,倒车呢?!”

“她是不是你以前大学那个同学,叫……嗯,程西林,对吧?”

“老狗记得千年事呀,是西林。”我口气酸酸地说,这个世界确实一直有眼球效应,美女就是容易被人记住。尤其是年轻女人,彼此之间对这个更加敏感。

看到我下车,西林连忙说了句什么就把电话挂掉,向我走来。这么迎面看着她走过来,我简直觉得自己发育不良,于是主动小跑两步过去抱住她。

“想死我了,女人。”我们俩异口同声,看得旁边的澄新一脸惊诧。

“你昨天也不接我电话,就扔条信息来说回国了,还是群发的!”

“亲爱的,我昨天回来就睡成猪了,今天上午才起床。我道歉好不好……”

“回北京也不让我去接你,色女人!只知道让小白脸去献殷情。”这个女人发起嗲来还真是让人汗颜。我只感觉自己有口难辩,她总是有她的道理。

“拜托!”我一把将澄新从背后拉出来,“你看,这哪里是小白脸?我多冤枉啊,姐姐。”

“你男朋友?”她上上下下地打量澄新。估计西林也被澄新全身上下诡异的打扮风格给吓唬住了,她那表情很是精彩。

“嘿,你认不出来他了?”

见西林没什么反应,澄新插一句:“都不认识我了,我可认识你啊,程美女。”

我轻轻一笑,看样子大家都是贵人多忘事,但凡与自己生活圈子较远的人,哪有闲功夫一个个记熟。想想自己,又何尝不是。

“西林,他是蔡澄新。”我怕再沉默下去尴尬,于是正面介绍。

“啊!是你!大作家啊,蔡澄新!”西林故作恍然大悟状。

“什么大作家,埋汰我呢。”澄新被西林一说,竟然不好意思起来。这倒是稀奇,我不禁讪笑。美女效应的确不同凡响。



“你怎么弄成这个造型了？没认出来可怪不得我。”

“我一直就这样啊。”澄新不知该搭什么话，毕竟不算熟稔，他难免谨慎。我本想出来解围，结果西林嘴上少个开关，伤人的话出口就来。

“上回见你的时候，觉得你挺正经。唔……电视上没这么奇怪呀！”

澄新没做出什么明确的反应，他大概也没觉得西林在损他。他只当我的好朋友就是他的好朋友，澄新有的时候就这点单纯，不知道让人说什么好。这个世风日下的年代里，他有时候纯朴得让人措手不及。

沉默了片刻，西林又转过来问我：“我说，你什么时候和名人搭上了啊？”

“没有啦，他又不是我男人，好兄弟啦。人家阿新有女朋友的，挺漂亮一姑娘。”我拍着澄新的肩膀，表示稍微的同情。他这下子吃鳖了吧，别以为美女都是温婉如水的。

我和澄新跟在西林后面进了酒家。不过说实话，我真有点怕西林穿高跟鞋，一穿就得一米八往上算，澄新要是站在她旁边真的就是跟班模样，他在我旁边还勉强能冒充下保镖。

“宸静，你怎么这次回来瘦了那么多？你在减肥？”没走两步，西林又回头来问我。

“哪有，我也不知道，那个肉就看着掉啊。止都止不住。”

“不过回来就好了，包你一个月吃回来。”

“别吓我啊！”

“你看你现在像个鬼一样，头发那么长，脸又瘦又白的。”听她一说，我不自觉的去摸自己的脸。果然是有点瘦得皮包骨头了。

“是吗？”我又回转头去问澄新。

“是啊！”他和西林对视一眼，眯着眼睛笑，这个见风使舵的家伙。

聊着聊着便已到了包间门口。一听就知道早已是满屋子的人了，整个房间能有多闹腾就有多闹腾。我好久不经这样的仗势，心里头一哆嗦，暗暗后悔叫来了这么多人。

周筱桢的声音传到门外老远，没见到她模样的人一定以为是位特豪爽的东北大姐，哪晓得她身娇肉贵的是个大小姐。

再回头扫视了一圈，没见着宫瑞学长，看来他今天是不来了。不过这也能理解，他如今也是大牌了，估计真是时间排不过来。屋子里还有乱七八糟几个陌生男女，应该都是周筱桢带来的。她多年以来都保持着交际花的职能，风雨无阻。

周筱桢见我推门进来，便整个人扑了过来。

我拥抱着她一下，亲切地说：“亲爱的，我回来啦！”



她把头搭在我肩上,很小声地说了句:“宫瑞说他晚点来。”

一句话正中靶心,这个女人肯定会读心术,太邪门了。原本激动的心情像是给她釜底抽薪,我眉眼不动,想必周筱桢也能琢磨到我这个时候的心态。她就是如此喜欢挑事,唉……

周筱桢不说那句话,也许我还会去多想,不来就不来,大家并没有非要见面的理由,可是她点破了,我又惦记起宫瑞来。其实这么多年过去了,真正还放在心头的感情已经很淡了,更何况是某种若有似无的仰慕。但是人总是奇怪的动物,没有得到过的,便会一直惦记着。

之后我便走过去同每一个人寒暄,介绍澄新跟他们认识,不厌其烦。其实大部分人都认识,以前一起吃吃喝喝过。只不过因为他最近衣着风格变化得太剧烈,好几个人愣是没把他认出来。

他转悠着寻他的美女去,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吃一块巧克力蛋糕。

心头空空的,看着这一群人,莫名的生疏了起来。

最后一群人喝得酩酊大醉。我也不记得后来宫瑞学长来没来。

待我清醒后澄新直夸我很牛×,我一时没领会到其中含义,等他狂笑之后才说昨晚去唱K我一直抱着麦不放,结果每首都唱得跑调。把大家在KTV的气氛搞得很High。

我恼羞成怒,翻身骑坐在他腿上,掐着他脖子说:“我把你搞得很High哦!”他一边笑一边躺下去,任我压在他身上,还一幅就义的表情说:“来吧,把我搞得死去活来吧!”

我放开他脖子,轻不可闻地笑笑,得去找口水喝,身体感到异常干渴。他还躺在床上笑得直不起腰来,指着冰箱给我说有冰的西瓜,让我切来吃。我不禁感慨,回到祖国母亲的怀抱就是好啊,想想我都多久没吃过西瓜了。

下午澄新接到电话赶去了事务所,我开着他的小车去领事馆办事,回国的头等大事就是把文凭公证了,为了这一纸文凭我已经快疯掉了。

北京如此炎热不堪,我的汗水顺着墨镜的角架渗透到肌肤表面。

吃晚饭的时候老妈打了通电话过来,让我自己在北京看看房子。看来他们真没打算让我回上海了。父母的意思,我的以后,很多东西纠结在心头,未来像是一滩深黑的水,不见底。我不知道自己还会遇见什么人,遇见什么事,总之只能向前走,而一无所知也不能停下脚步。

那种感觉仿佛无法自控的仓惶。

弄了点外卖给澄新带回去,结果开门就看见他那娇小可人,秀外惠中的女朋



友,董皓。

“静姐,你回来啦。怎么回国也不叫我出来玩?”

“你不是上课么,皓子。”我一边脱鞋,一边把外买递给她,“给澄新的,不知道你来了,只买了一份,要不你先吃了吧!”

“没事,我做饭了,阿新马上就回来。”她把头发束起来,穿着澄新的大T恤,给他收拾写字台,打扫键盘,抖落一地的烟灰,瓜子壳,肯定是澄新一边写稿子一边吃瓜子,只有他才有这么恶劣的习性。也亏得他有这么贤惠的女朋友,要不得废掉多少键盘啊。

“今天没课啊?”我随口一问。

“刚放学,我明天没课。”

听她这么一说,我便踌躇起来。幸好澄新这里不止一个房间,还有个书房,我可以睡书房。看来还真是得去找个房子了,住在澄新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他毕竟是个有妇之夫。

我把床上的睡衣收拾到沙发上,虽然大家都知道我和澄新住一起一直都是柳下惠,坐怀不乱的。可是毕竟看到自己男朋友床上放着其他女人的东西会很不舒服吧。董皓还是小孩子,看不得那么开,我怎么能破坏自己兄弟的家庭幸福呢。于是思量着今天晚上要不要出去换个地方睡。

澄新回来也没发现自己女朋友来了,问我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我向他递了个眼色,他立马会意,跑进厨房去抱着董皓,也不知道说了些什么。不过男人也就那么回事,哄女人的话无非那么几套。

坐在那个已经被澄新给坐得下陷几公分的老爷椅里上网,看邮件。我侧过头便可以看见两个人坐在厨房里吃饭,有说有笑,幸福的感觉夺门而出,连我也被感染。澄新确实是好福气,能讨到这么可人的好姑娘。世上女人,温良和驯的已经快要绝种了,至少在我们这个圈子里。

晚上他们俩人窝在沙发里看碟子,呢喃低语。我实在觉得自己像个电灯泡,只好出去溜达一圈,找个去处。出门的时候交待了一句不回来了,澄新则很担心地看着我,我却只能对他裂嘴一笑。有的话,不言而喻。

呵,难得这时候能把兄弟看得比女人重,我简直感动得要死,今晚露宿街头也无所谓了。

我一路小跑出了小区,四处溜达,仿佛有点儿迷路。如今北京的新路老路交错在一起,太诡异,一个岔口过去我就分不了东南西北了。最后实在没去处,我又不想去打扰西林,只能找到一个小电影院,坐下来看通宵电影。

虽然都是恶俗的港片,不过这两年呆在美国也没看什么电影,并无所谓。看着



看着就觉得睡意袭来,可还没能安然睡去,很快又被一阵手机铃给弄醒了。周围几对情侣都回过头恶狠狠地瞪着我,我心头一凉。吓得睡意全无。

“阿喜,在哪呢?怎么一直不接电话!”是澄新。

“睡过去了。在电影院。”

“你啊,一个人那么晚跑出去,又明明没去处。”澄新责怪的声音里总带着无限的宠溺。

“嘿嘿,你亲热完啦?”

“扯呢!你在哪个电影院,我去找你。”

“这个……我不知道我在哪个电影院,挺小的一个。”

他在电话那端无语地沉默一阵。估计真是被我气得一口气提不上来。这个家伙还是这么急的脾气。

“好像是,麦当劳向前,转了两个弯那个。”

“知道了。”他啪地挂了电话,隔着电话我也能感觉到澄新的情绪,甚至是表情,特别清晰。

澄新气喘吁吁地撩开放映室的厚帘子,一束光正好打在他脸上,煞白煞白的。

我连忙跟着他出去,原以为他会说一大堆说教的话,结果他只是拉着我找了一个路边,一屁股坐在人行道的路坎上,塞一瓶红茶给我。这些全部都是以前的习惯,大学的时候我常常跟他通宵坐在我们学校校舍外面的路坎上,喝一瓶红茶或者绿茶,抽一地的烟。聊天南地北的东西,比如谁谁谁又把到一个靓妹,谁谁谁又要拍新片了,或者聊时下流行的电影哪些经典哪些垃圾,亦或者一起构思一个小说、剧本。

那时候总是有说不完的话,直到天大亮,我们去学校门口一人去吃一碗豆腐脑。

现在想来,还是少年时最无烦恼。

澄新穿着人字拖鞋就出来了,坐下来把鞋子在地上磕了几下,沙粒滚落出来。想起以前,我就是这样同他并排坐着,常喜欢拍着他的背对他说,“老蔡啊,人生得一知己足已。”他每每听我这么说都会眯起眼睛来笑。

坐了一会我才对他说:“我明天一早搬走吧,你那里是住不了了。”

“走什么走,她又不常常来住。”澄新回绝我。

“喂,谁才是你女朋友,你别拐棍倒着杵啊。”

“其实,你这么久不回来,就想和你好好聊聊。我也没想太多。”他含糊地解释,我领会其中含义。

“我明天搬去西林那里,她和她男人没住一起,两个女人住方便一点。”



“我会过去去喝茶的。”

“你是去看我还是看美女的？啊？”

“嘿嘿……”他坏笑，一脸无辜。

说通了澄新，我第二天一早就搬去西林了那里。其实我并不想一直住在朋友那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无论是澄新还是西林，现在既然决定留在北京了，我也得赶紧找房子了。

虽然搬走了，不过我身边比较熟稳的朋友里就澄新很闲，这下轮到他天天陪我去看房子。他总想选个离他近的，真不知道在居心叵测什么。不过几天之后他就忍不住跟我坦白了，原来他们事务所里的一个贝斯手和一个新人歌手也住在这附近，如果我住这里刚好大家可以凑一块打麻将。

听他一说，我就觉得纳闷，问他：“唉，我说你一写书的，签的什么公司，事务所还有歌手、贝斯手？”

“QR 的下属公司，不过合约马上到期了，年底我就不做了。”

“你现在就写写歌词？”

“也参加编曲吧，不过很少。”

“QR 也不是小公司啊，怎么到年底就不做了，有更好的地方了？”

“没有，我爸想我一心回去帮他做出版。”

想来澄新本来就是个写手，还是做本行的好。回去帮他爸搞出版应该能更得心应手。

“对了，我半年前给了 ST 一个游记的稿子，他们还没给我做出来，你帮我去打听打听？”我用期待的眼神望着他，结果他却说：“那你把房子找我家附近，我就去替你搞定。”

“那还是算了。”

“喂，阿喜，别这样！”

“驳回。先得选我喜欢的户型嘛。”何况我根本不想和熟人住得那么近，一点生活隐私也没有了。而且越是要好的朋友，也越是忌惮这一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隐私得好好保证。

结果折腾了一个星期，每天带一堆图纸回去，西林都看厌了，我还是没选到合适的房子。现今我一个头三个大，天天还要扛住老妈的催促。真是不行了。

半夜跟澄新通电话，他心情也不佳，我问他：“是不是和你们家董皓闹矛盾了？”

“在一起两年了，大吵小闹的谁没有啊。”

“别跟我老气横秋的，我房子基本上定了，就你们小区对面那个。我喜欢那户型，你觉得如何？”



“你搬过来我当然高兴了，不过不知道你以后在什么地方上班，万一远，怎么办？”

“工作的事，我还没个准呢。”想到现实问题，我也不免叹气。

“没关系，哥给你找工作去，北京还能找不到工作吗！”澄新听出我口气讪讪的，所以才说些轻松的话，让我不尽感激。

“行了吧你，就你给我找的，还不是文字类的工作，我现在想做点其他的。”

“怎么了？”

我顿了顿才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我留学回来，应该去一个新的圈子。不能来来回回就是你们这些人，是吧？”

“反正别把自己逼得太紧，阿喜，人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已经不容易了。别想着十全十美。”

“我明白……”

最终搬进了一套离澄新他们小区很近的小户型电梯公寓，两室一厅，六十多平方米，已装修过，11楼02号，价钱也算合适。房间向阳，有个小阳台。只可惜房子对着街道，前面是高架，有些吵闹，要不可以常常坐在阳台那里看书。总体看来是时下流行的SOHO公寓，装修得也很合我口味。楼下有小餐馆，便利店，交通算得上便捷。看来看去也就这一套让我一眼就很中意。

定下来之后马上给老妈打了电话汇报，其实心里特兴奋，我也终于自己置窝了。

她老人家到是不惊，气定神闲地问我：“网什么的都办好了啊？”

“才搬，还没开呢，不过快，这里是首都！”

“行了啊，别瞎折腾，赶快把该通的通了，就去你王叔叔公司上班。你爸已经给他挂了电话了，你工作的事，他会安排。”

我心头顿时咯噔一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一早我就知道老妈跟我爸筹划着等我归国就让我去王叔叔的公司上班。HY在行内也算是一方霸主了，横贯大陆的娱乐业。我自己去找工作未必能进这么牛的公司，可是，他们如此独断，就像不让我回上海工作一样，我心头总是有点气的。

“你怎么了，不乐意？”老妈的声音提高一个八度，绝对集权的口气表露无疑。

我轻不可闻地叹口气接着道：“行，您说了算。我还省得去找工作了，多累啊。那什么时候去报道。”

“等你爸再跟你王叔联系一次之后告诉你，你爸也说了还没问你的意思。你现



在同意了,那就把这个事情早点定了。”

我有点被反将一军的错觉,心头堵得慌,匆忙地把地址给她,又林林总总交待了要寄些什么东西过来,便挂了电话。

一个人坐在那里发呆,想起刚念大学那会儿,还一心要出来做一番事业,想弄个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不过这几年在外面碰的钉子也够多了,知道闯外面的世界挺不容易。我虽然不想落个父母包办工作的名头,但英雄不拘小节,能有个好的起点也不错,现在就业比失业还难。这事就这么着吧,胳膊拧不过大腿。如果不去 HY 的话,我知道自己最后还是会后悔。

收拾好东西,我兀自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再不懂事就该被人批斗了,不过心头那股难受劲还是没缓过去。

回去后跟西林说了我下个月去 HY 上班的事,她特兴奋,毕竟那是业内的龙头公司,特别是在北京这地界儿。当然我并没有说王叔叔这层关系,人偶尔还是需要一点自尊心的,尤其越是年轻的时候越是把自尊看得倍儿值钱。

看到她的表情,我心头那点小堵也就烟消云散了。人真他妈的是虚荣的动物!

之后的两个星期我一直忙着布置新居,炎热的夏季扑面而来,我毅然走在街头,货比三家的挑选家具。烈日之下我觉得自己稍微晒黑了一点,可是他们都说没有。

但我总算是脱离那种亚健康状况了,整个人感觉生机勃勃的。

屋子被我塞满家具以后看起来还蛮小的,不过我一个人住足够了。阳台上摆着个巨型带烘干的洗衣机,是澄新送我的乔迁礼物,还是他最懂我的心。

26 号正式从西林那里搬入自己的新居,这才发现缺的东西还真多,锅碗也没添置。只好又借了澄新的车去超市大采购,信用卡被我刷得隐约发热。搬家还真是苦差事,就算有众多朋友帮忙我还是累得快虚脱了。不过看着新家有模有样,我还是很宽慰。

躺在沙发上和老妈打电话,我居然揶揄着她老人家来北京看我,不过她还是很理智地拒绝我了,有点扫兴。

突然想起 6 月 30 日是澄新的生日,刚好又是周末,于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来我家过生日,顺便叫朋友过来一起庆祝我乔迁新居。若是办两次聚会实在太累人,要找名目吃吃喝喝那还不容易。他挺兴奋地应了下来,还准备叫几个他的 Fans 过来。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蔡澄新的 Fans 最像愤青了,我很想阻止他,不过想到他难得庆生还同我乔迁连在一起,决定还是不扫了他的兴致。



29号晚上我那小公寓里挤满了各种各样的人。没地儿坐的人站得四处都是。一时间出现很怪异的现象,红极一时的少年写手,平面模特,他们的 Fans,来北京创业的青年,一直不出名的音乐人,演员,服装设计师同在一个屋檐下,举杯同饮。一屋子人吵闹得房顶快塌了,烟雾缭绕,喝高的人横七竖八卧在沙发上。

回来这么长时间第一次见到西林的男朋友,长发的服装设计师,三十岁左右。我没记住他的中文名字,不过总觉得他们俩站一块儿不怎么协调。

他知道我是屋主,于是过来与我寒暄几句,这个男人的声线真性感,我恍惚间听得他说一句:“你这屋子装修得可真不错,视觉上太舒服了。双喜,难怪西林说你是个会享受的人。”

对于夸赞我一向都会谦虚几句,可是这个男人的话像是有引力一样,我不自觉地笑起来,搭不出半句话,最后只能说:“谢谢,谢谢。”

他上衣口袋里拿出名片给我,顺便介绍:“你叫我 ROY 就好了。”

我把名片捏在手里,这才仔细打量他,原来西林和他在一起不是没有原因的。我一直小人的以为他是设计师西林才愿意与他好,可是这个男人的魅力确实不一般,温和得一下子刺进人灵魂里。莫非搞艺术的男人都是如此妖孽?

我讪笑,对这类男人我还是离得远点好,我立场一向不坚定。

正当我们没有什么话题的时候,西林走了过来,她的高跟鞋声响在嘈杂里也掷地有声。我挽过她的胳膊,说道:“你再不过来我可要勾引你老公了。来来来,我把人交还给你。”

西林眉头一挑,不冷不热地说:“是他勾引你吧。”

ROY 一脸无辜地解释:“我长成这样,还出来勾引人,岂不是笑话,西林你别在你同学面前糟践我了。”他这句还真是实话,我再打量他,确实长得不帅。可是这样的男人勾引女人哪是用长相,真是拐了弯的自夸,我对他的好感顿时崩塌一片。

托了几句话我便转身去了厨房,离开“是非”之地。

中途澄新陪我下楼去买了一次啤酒和烟。我只觉得聚会到一半我已经倦得不行,于是拉他在街心花园坐了坐。各自抽根烟。

“你怎么了? 心情怎么又不好了?”澄开一罐燕京给我递过来。

“没什么,人太多了,闹得我头疼。”

“小姐脾气。这个圈子里的人就是这样,你得凑上去跟人唠嗑,搞得很熟的样子,才能混得风车斗转。”

“你这几年都这么过来的?”我有些讽刺的开口,心头却是酸酸的。

“阿喜,咱们就是再把自己当会事,别人也当你是新人。这是规矩,就得按规矩来办。”



“我懂,就是操作起来有点难度。”

“难道你想去当作家,一个人在家里闷着写?我看你也成不了作家,文必穷而后工。”

“我妈让我去 HY 上班。”

“听说了,这是好事。你回上海去,又能干什么。不还是小垣的朋友介绍你去做舞台设计的么。那也是个从头学的活。”

“人在屋檐下……走吧,回去了。”

澄新猛吸一口烟,把烟头摔在地上,也不踩灭,那星星之火,看着让人闹心,于是我一脚踏熄它。

最后一群人走的走,醉的醉,只剩我一个清醒的在屋里。

床和沙发都被占领了,我只能坐在阳台上,就算这里没有空调,也不觉得闷热,还有少许凉风。我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看外面点点灯火,这一切熟悉又陌生。北京这个地方有所有大城市的普遍性浮躁,又有她自己的镇定沉稳。而我的房子是十年结清的,我真的能在北京这座城里呆上十年吗?

过了一会,听到有轻微的脚步声,我转头看见是西林,她有些疲惫的脸色映在月色下,是另一种妩媚。她手头拿着烟和火机坐了下来。

“宸静,我好累啊!”西林把头靠在我肩头,像是读书的时候,两个人靠在一起吃冰。

“没回国前我急着想回来,回来了,又觉得我已经不是这个世界的人了。”

“别他妈的跟我说得那么文艺腔。澄新是不是喜欢你?”

“女人怎么什么时候都能八卦?”我笑,拿过她手里的烟抽,“早年你们认识的时候你也问过我。”

“澄新以前是喜欢过我,不过我和他还是适合做兄弟。这是真的。”

“你别自我感觉良好。”

“也许吧,不过不来电就是不来电。你知道我喜欢美男的。”

“ROY 和我,你觉得如何?”

听她这个口气仿佛是要谈婚论嫁,我一惊,失口道:“不合适。”

“为什么?”西林到是很镇静,仿佛知道我会这么说一样。

“感觉不太对,他到是不错,只是,我觉得你们站在一起,不太和谐。”

“我也觉得。”

“其实,念书的时候我们都以为你会去演电影,当明星。你还记得那时候我们说让疯子做你的经纪人。结果现在你没成艺人,他却去做艺人企宣了。”

“你走了两年,不知道北京天变地变。好多人,都不再联系了。”

